

常熟市党史资料丛书

人民革命斗争故事

徐耀良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沙家浜



沙家浜人民革命斗争故事

谨以此书献给新四军建军七十周年

常熟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沙家浜镇分会
常熟市党史工作办公室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家浜人民革命斗争故事 / 徐耀良主编.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 9
(吉林人民——二月花文丛)

ISBN 7 - 206 - 04512 - X

I . 沙… II . 徐… III . 文史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87.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4297 号

沙家浜人民革命斗争故事

主 编:徐耀良

责任编辑:于二辉

封面设计:卢永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长春市盛达印刷厂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9

标准书号:ISBN 7 - 206 - 04512 - X/I · 303

版 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册

定 价:20.00 元

序

朱亚辉

在中共常熟市委的重视、关心下，经过市党史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以及我们全镇许多知情者、老同志的共同努力，一部记录沙家浜镇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年代英雄事迹的故事集——《沙家浜人民革命斗争故事》终于出版了。这是我镇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好事，是为沙家浜人民抢救到的一笔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里，英雄的沙家浜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新生，同国内外一切敌人展开了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的斗争精神同样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些曾经发生在人民群众中间的英雄故事，长期流传在人们的口头，深深地埋藏在群众的心中。例如，革命烈士石楚材的传奇经历、共产党员徐青萍就义前的大义凛然、抗日女英雄朱凡的宁死不屈、区长卢毅的大智大勇、武工队员张根金、钱阿坤对党的忠贞不渝，普通农民王金生虎口夺枪等，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沙家浜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他们是

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永远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前进的动力。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千古一理。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死相依的密切关系，是我们党的独特的政治优势，是其他任何政党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要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并为之毕生奋斗。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事实上，《沙家浜人民革命斗争故事》一书，是那段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再现，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读本，是一部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具体形象的乡土教材。在当前全面深入学习、实践胡锦涛主席“八荣八耻”重要论述的过程中，我们重温沙家浜人民的革命斗争故事，对大力弘扬沙家浜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将是件大好事，故乐而为之作序。

（作者系中共常熟市沙家浜镇党委书记）

沙家浜人民革命斗争史略

沙家浜镇位于常熟市南部，南临阳澄湖，北靠昆承湖，境内地势低洼、河流纵横、芦苇丛生，总面积 78.98 平方公里，人口约 4 万余人。沙家浜镇于 2003 年 6 月由沙家浜、唐市两镇合并而成。沙家浜原名横泾，1981 年改称芦荡乡，1992 年 3 月改称沙家浜镇，是抗战时期新四军东路部队后方医院所在地。唐市，又名东唐市，位于横泾之东南的阳澄湖边，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之一，谭震林曾在此领导过抗日斗争。在往昔的革命岁月中，唐市、横泾等集镇和广大农村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很早就参与了打土豪、“吃大户”等土地革命运动。日军侵占常熟后，沙家浜人民又同仇敌忾，奋起抗日，利用沙家浜地区湖荡密布、河网交织、芦苇丛生、进可袭敌、退可隐蔽的有利条件，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在常熟甚至大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1939 年 5 月，新四军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东进来到苏常昆太后，其总指挥部在唐市设立了办事处，开展阳澄湖地区敌后抗日游击区的开辟工作。1939 年 9 月，

“江抗”主力西移，留在现在的沙家浜地区的只有新四军后方医院和36个伤病员，他们在沙家浜人民的掩护下，面对十分艰苦的环境，坚持斗争，留下了无数感人的事迹，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军民鱼水情的赞歌，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中，沙家浜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党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这是值得我们永久赞颂的。

投身早期革命

沙家浜镇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7年3月，北伐军进驻常熟时，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横泾青年石楚材，在家乡发动农民成立了横泾农民暴动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席卷横泾、唐市每个村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共产党活动转入地下。石楚材等同志毅然退出国民党。并在县委的领导下筹划在年底利用保安团会操的机会，举行武装暴动。由于国民党当局戒备甚严，农暴计划未能实现，石楚材被迫离开家乡。3月，他又参加了江阴的“后塍暴动”。

2 1928年4月，石楚材化名沈怀思，从江阴回到常熟。当时常熟一片白色恐怖，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石楚材回常后，就冒着风险，逐个地找到了一些失去联系的党团员，组成了一个临时委员会。经过一段时期的活动，恢复建立了横泾、白茆、徐市、苏家尖、王庄等农村党团混合支部。同年5月，中共常熟县委成立，石楚材被选为县委军事委员。不久，常熟红军在王

庄成立，石楚材当选为红军负责人。

这支农民武装参加了周庄、东胶山、二官厅等战斗。黄草荡暴动失败后，石楚材等同志继续在横泾、唐市、浒浦、赵市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为江苏省委筹集党的活动经费。1929年10月底，石楚材在赵市师桥遭国民党警察队伏击，伤重被捕，数日后在狱中壮烈牺牲。

石楚材同志虽然倒下了，但他的宁死不屈精神永远激励着他的同志和战友。十年后，在他的家乡，爆发了一场更加波澜壮阔的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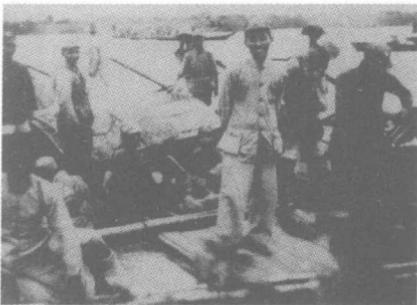
迎接江抗进驻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民众投入了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11月13日，日本侵略军分别在高浦口、野猫口、白茆港口登陆，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日，常熟沦陷。1938年初，日寇侵占整个宁、沪、杭地区。这时，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丢下半壁江山。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受命于民族存亡危急之际，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开始积聚抗日力量，收集枪支弹药，筹建抗日武装。1938年5月，中共常熟县委在梅李重建，李建模任书记，委员有杨浩庐、赵伯华等。当时唐市、横泾镇上一些热血青年自发成立了“抗日宣传队”他们利用茶馆、商店和农村人多的地方，进行演讲、文艺说唱、刊登墙报等形式，揭露日军侵华暴行，进行抗日宣传。与此同时，中医出身的任天石在梅李塘桥拉起了一支卫国保家乡

的抗日游击队。不久在县委领导下，这支游击队扩建成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民抗初露锋芒，不断打击日伪军匪的联合进攻，扩大了政治影响。

1939年5月13日，由叶飞率领的新四军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开赴东路抗日第一线，这支部队简称“江抗”。

“江抗”的一部分流动到唐市、横泾。从此，唐市、横泾就成为苏常游击区的组成部分。“江抗”都是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作战非常勇敢，它象一把钢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所到之处，攻



叶飞在阳澄湖地区

- 4 无不克，战无不胜。“江抗”一直挺进到上海近郊，袭击了日军重兵把守的虹桥机场，炸毁了日军停在虹桥飞机场上的数架飞机，从而使新四军的声威大震，日伪军闻风丧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8月间，“江抗”大军来到阳澄湖畔进行休整，“民抗”和周文在率领的“新六梯团”等常熟地方抗日武装编入“江抗”的二个支队。同时还与当地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部队从村里经过，人们就纷纷送来慰劳品，有的老大娘、老大爷还拉着子弟兵的手，问寒问暖。看到部队在水乡行走困难，群众还主动腾出船只为子弟兵摆渡。

“江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东路人民的信赖，与国

民党部队和土匪部队形成鲜明的对照。国民党顽固派为此十分害怕，与“江抗”不断制造磨擦，挑起流血事件。“江抗”为了顾全抗战大局，避免冲突，并执行中央关于向苏北发展的战略任务，于1939年10月，撤往苏北。

掩护伤病员养伤

“江抗”西移后，苏常地区的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除了少数地方干部外，仅有民抗部队的一个警卫班和常备队数十人以及在唐市、横泾等地隐蔽流动的后方医院和36个伤病员。由于撤走了人民自己的抗日武装，日本鬼子和伪军几乎天天下乡奸淫烧杀，土顽武装也肆无忌惮地四出骚扰抢劫。这时的后方医院，处在十分艰难的游击环境中，他们完全依靠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农家的客堂、牛棚、猪圈、船坊给伤病员做病房，农民卸下门板给伤病员当病床，用捕鱼的小船作为转移伤病员的运输工具。在最紧张的时候，一个晚上后方医院就要流动两到三次。在日、匪、顽的包围中，后方医院的每个行动都得分外小心，晚上不能照明，又不能有其它的响声。后方医院的同志在恶劣的环境中，利用天然芦苇荡这一有利的地形，与敌人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因此，敌人虽然经常下乡“扫荡”，但总是扑空。

日伪军找不到新四军伤病员，就采取封锁交通要道，盘查过往行人的恶毒措施，企图将后方医院困死在芦苇荡中。当时的伤病员处在缺粮少药、与新四军部队联系中断的情况下，乡亲们和卫生员因陋就简，以土代洋克服医疗器械不足和药品

缺乏的困难，积极为伤病员治疗。手术用的钳子不多，就用劈开的竹筷装上木塞做成土钳子代替；没有胶布，就在牛皮纸上抹上胶水代用；没有消毒器械，就用农家的蒸笼蒸煮消毒；医生和卫生员还把自己的蚊帐、被单撕成布条经蒸后当成纱布；将棉被中的棉絮扯出来在消毒后用作棉花球。他们还采集止血草、压血草、落得打等草药来替代洋药，给伤病员治病，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一些来自上海的医生还冒着生命的危险，通过各种关系从上海采购医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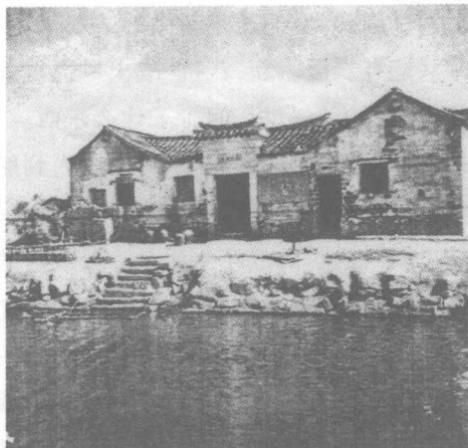
由于敌人的包围、封锁，伤病员的给养也十分困难。当地群众就送来可口的饭菜。有个房东老大娘送来一碗鸡头米烧肉，给伤病员滋补身体，同志们互相推让，舍不得吃。后来由指导员下了命令，几个重伤员才含着眼泪分食。曹家浜的徐巧珍、龚家浜的范惠琴、庙王村的殷阿巧等这些已上了年纪的老大娘还经常替伤病员送饭送茶、缝补浆洗，与新四军伤病员亲如一家。有一次，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曹家浜，房东老大娘沈阿翠机智地把5个重伤员和1个男医生分别藏匿到稻草堆中，躲避日本鬼子的搜捕，掩护革命战士。

留在江南坚持抗日的中共常熟县委领导李建模、任天石、薛惠民、张英等同志多次前来看望伤病员，还带来了毛主席在当时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油印小册子。毛主席的指示，给了大家极大的鼓舞。

支持重建武装

1939年10月中旬，杨浩庐奉命率领陈岳章、张梦堂、章

秩民三人返回常熟，传达陈毅司令员的指示，重建抗日武装，坚持原苏、常、太地区斗争。是年11月6日，在中共常熟县委的支持下，“江抗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在东唐市正式成立。由病愈的“江抗”五路参谋长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黄烽任政治处副主任。一部分治愈的伤病员吴立夏、张世万、叶成忠等为骨干组成一个特务排。民抗司令任天石、参谋长薛惠民等也开始扩大民抗武装。



新“江抗”成立旧址：唐市东土地堂

新“江抗”成立的第二天，就在横泾北桥村附近打了一次伏击战，把从常熟城出来下乡抢粮的一只日本汽艇打得晕头转向，抛下几具尸体后，狼狈逃窜。抗击日寇的胜利，给沦陷区人民于巨大的鼓舞，人们奔走相告：“新四军打回来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又高涨起来，许多青年纷纷加入新“江抗”，部队在战斗中得到成长。

新“江抗”继承老江抗的传统，每次进村总是悄悄的，敲门是轻轻的：“我们是江抗，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人们一听到江抗的名字，就热情地开门迎接并腾出屋来，让他们居住，说：

“我们的老亲眷来了！”新“江抗”战士一进村，村里就热闹起来，男女老少，有的送来糕点、粽子和茶水；有的送来青菜、萝卜和猪肉，妇女们送来新做的一双双军鞋；有的还争抢着为子弟兵缝补衣服。新“江抗”战士一进村就帮助房东扫地、提水，临走时要上好门板，问少了什么东西。部队出发了，乡亲们还摇来了船，只要部队需要，马上就人到船到。一些老船工还冒着枪林弹雨，担伤员，送子弹，一起参加战斗。

新“江抗”的战斗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夏天蚊虫多，没有蚊帐，他们就往夹被中间一钻，战士们把它戏称为“叉袋帐”；冬天天气冷，就用军毯一裹，往稻草堆里一滚，同志们戏说这是“金丝被”。1940年11月的一天傍晚，战士们站在收割后的稻田里开大会，当时刮着西北大风，天气很冷，大部分战士还穿着单衣。首长问：“同志们！冷不冷？”大家齐声回答：“不冷！”其实天气很冷，可同志们的心却是热乎乎的。

成为后方基地

1940年4月，谭震林化名林俊，按新四军总部和中央东南局指示到常熟，组建东路军政委员会，主持党、政、军的全面工作，并出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谭震林一到常熟，就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红五月”活动，建立县、区、乡、村各级政权机构。广大人民群众纷纷响应号召，组织农民抗日协会、职工抗日协会、青年抗日协会和少年儿童团等抗日组织，这些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地开展了各项抗日活动。当时，横泾区、唐藕区（当时属于苏州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区

划,下辖横泾、唐市、藕渠等地)的大片土地成了新“江抗”进可袭敌、退可休整的后方基地。

1939年9月,党在东路地区创办的机关报刊,《江南》半月刊和《大众报》的编印人员随特委机关转移到常熟横泾地区,流动于横泾、唐市及古里、徐市之间。并开始将原油印的《大众报》、《江南》杂志改为铅字印刷,发行遍及东路地区,不久还成立了江南社,横泾的鲍家河湾,由于偏僻隐蔽,是江南社水上印刷所船队经常驻扎的地方。船队一进村,当地群众就撑出自己的农船,让江南社的船只歇进船棚里;水上印刷所把一时用不上的铅条等印刷器材交给当地群众,当地群众就把一只只木箱堆砌在野外坟地上,筑成瓦庐棺椁的样子,妥善地保护起来。1941年2月,日本鬼子在横泾鲍家坝搜到了部分印刷器材,咬牙切齿地烧毁了数千本《江南》半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江南社才被迫从东唐市、横泾一带转移到澄锡虞地区,继续从事出版工作。

新“江抗”成立后不久,修枪所在唐市附近正式建立,后流动到横泾乡的长浜、草荡等芦苇丛生的村子里,还在四面环水的北长浜租了一间小屋,开始了枪械的修理与制作。修枪所工具简陋,一条木船,几个铁墩,还有些榔头、钳子、炉子等。他们凭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利用这些简陋的工具修理旧枪,改装子弹,自制手榴弹和刺刀,又及时把这些武器送到抗日前线。有一次,一小队日本鬼子突然冲进草荡村,几个群众立即把修枪所的船伪装成瞎子算命船,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安全转移。

参与浴血奋战

在成立后的短短一年中，新“江抗”组织参加了大、小战斗 47 次，击毙日军 147 名、伪军 357 名，击伤日军 113 名、伪军 433 名，生俘伪军 298 名，缴获步枪 266 支、轻机枪 13 挺、驳壳枪 29 支、手枪 6 支、各种子弹 1 万发。1940 年 2 月 8 日，驻扎在阳澄湖阳沟溇这个村子里的“江抗”东路司令部，与来犯的昆山巴城日军展开了激战。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 60 余人分乘 3 艘汽艇，带着一挺轻机枪和一个掷弹筒，企图以优势兵力将新“江抗”一举消灭。新“江抗”战士迅速抢占村庄的高地和屋顶，进行顽强抗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村落战。战斗从一个村庄打到另一个村庄，直到天黑方止。这次战斗击毙日军指挥斋藤（音译萨一岛）和士兵 10 多人，击伤日军 20 余人。“江抗”一连指导员褚学潜等 17 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副司令杨浩庐、特务连连长吴立夏、排长费介成等同志光荣负伤。这次战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40 年 12 月 13 日，驻苏州日军 80 余人在胡肇汉部队的暗中配合下，偷袭新“江抗”驻地张家浜，并不断从苏州、吴塔方向出兵增援。日汽艇从原来的 3 艘扩大到 12 艘，参战人员增到 200 余人。新“江抗”以两个大队的兵力进行拦击，使敌无法前进一步，保护了后方机关和非战斗人员的顺利撤退。“江抗”战士在战斗中前赴后继，许多摇船民工也纷纷投入战斗，水南村民工沈义祥在掩护后方机关人员撤退时饮弹牺牲。这次战斗从上午九时一直进行到下午三时，新“江抗”增援

部队从侧翼发起攻击，日军才慌忙撤离。共毙敌 43 名，新“江抗”战士牺牲 20 余名，部队于当夜撤退到横泾镇附近的双浜村休整。逃回的日军惊恐万状，日军小队长恼怒之下，一连戳死了 2 名领路汉奸。1941 年皖南事变后，新“江抗”正式恢复新四军番号，成为新四军的六师十八旅。六师师长谭震林，十八旅旅长江渭清，武装力量达 4000 人枪。与此同时，盘据在吴县太平桥一带的胡肇汉公开反共，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相互勾结，经常袭击新四军。这样，新四军面临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和胡肇汉三方势力的夹击之中，斗争形势越来越残酷。

开展反“清乡”斗争

1941 年 6 月 26 日，苏州、常熟两县的县、区干部和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团干部集中在横泾龚浜村北泗泾召开反“清乡”斗争动员大会，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政治部主任张英在会上作报告，号召全体共产党员不怕流血牺牲，坚持斗争，争取反“清乡”斗争的最后胜利。

是年 7 月，日伪军以总兵力四万余人，对苏常太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疯狂的“清乡”，当时苏常太地区总兵力不足一千人，为了保存实力，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大部分武装撤出“清乡”区，一些地方武装和行政人员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分散隐蔽下来。敌人这次“清乡”来势凶猛，沙家浜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清乡”斗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苏常太抗日根据地遭受了重大损失，唐市、横泾地区的抗日干群也做出了重

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被日寇杀害的县、区、乡干部和武装战士 39 人,一些同情抗日的基本群众和民主人士也惨遭毒打逮捕和惨杀。日军还丧心病狂地焚烧房屋 32 间,其中新四军流动宣传队经常在那里开展活动的关帝庙亦被烧毁。日军还抢走农船 12 条,括去粮食 1.95 万石。但是,鬼子的血腥暴行吓不倒英雄的根据地人民,抗战的烈火一直没有停止过。1942 年初,撤往苏北的抗日力量着手进行苏常太地区的恢复工作。1945 年 1 月,东横区政府机构重又恢复。从此,在卢毅等同志的领导下,一直将抗日战争坚持到胜利。

投入黎明前的战斗

1945 年 10 月,经与国民党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后,根据党中央指示,东横区大部分干部和武装人员北撤到苏中。国民党政府乘机夺取抗战胜利成果,开始了大规模的“剿匪”、“剿共”。12 留守在江南的共产党员组成秘密党组织,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清剿”斗争。新的中共东横区委由朱英、陆建南、戈仰山、卢毅、季元福等组成。区委组建了武工小组,在敌人统治区内开展活动。他们依靠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发展党员,扩大武装力量,打击和惩治国民党中的顽固势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国民党反动派对武工队恨得要命,怕得要死,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不久,区委书记陆建南遭伏击光荣牺牲;随后,接任不久的季元福书记又惨遭杀害;后有卢毅负责区委工作,带领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直到解放战争的胜利。